

# 小满,小满

钱红莉

二十四节气里,“小满”仿佛乡下人的一个乳名,给人一种灌浆的幻觉,油菜荚郁郁累累,沉甸甸的松花黄,一路铺向天边;小麦青黄相间,蚕丝一样纤细的白花尚未落尽,数不尽的一念一时一地的感怀。菜园里的瓜果菜蔬,呈现出一年里最繁盛的景象,小白菜秧虽被虫子吃到豁了边,但依旧绿意葱茏,瓠子、丝瓜、南瓜、葫芦的藤蔓肆意延伸,豆角秧的触丝已经攀到架子上,茄、椒的花期一波胜过一波。留下来年做种的茼蒿、茼蒿陆续结了籽实。长在地边的艾草,绿蓬蓬的香气分外醒脑……低洼处,塘堰边,青蛙数不尽的“呱呱”声。人站在田野,放眼四望,仿佛千年万年陷于绿天绿地里拔不出。

河边的蓼最好看,赤红的身体骨感寡瘦,开浅粉小花,满身清气,但也不孤高,河水一般淡淡远远,天生具有入画的气质。画蓼画得好的,还是古人——无论画,抑或作画的人,都是孤独的,跟繁嚣的人世隔了一层,这一隔,便隔出了美和艺术。一如齐白石的《稻雀图》:两根苍黄的稻穗上停着一只麻雀,简单几笔,让我看了又看,心中江海翻滚,满身菜蔬气的齐老头,下笔如此清丽出世。

除了蓼,蒿子也好看,蒿子开花,比稻麦扬花更动人,天生不被人类驯服的山野之性,有逸然之态。这时候的乡下,漫山遍野都是小满的气息,饱满,悠扬,是老牛竹笛,暮色晚归,也是细雨横斜……

在城里,这种气息就会被削弱,无非走到哪里,都绕不开着火一样的石榴花,比着火更用情的还有合欢树,开花不分昼夜,仿佛把一生的美都捧在手心呵护。几场雨后,粗壮的樟树上布满苔藓。绿作为一种鲜嫩色,附着在樟树苍黑的躯干上,一明一暗的对比,好象一个穿黑裤的女性,披了一件绿衣裳,端庄里不失灵气——走到“小满”这一程,才发觉,季节原来是一种递进句式。立春是把一年的调子定下来,惊蛰则加强一下语气,再佐以雨水、谷雨铺垫,转身就到了小满,该来个飞跃递进了吧。于是,所有的植物都听话,在递进句的引领下,一日深似一日——极目处,皆是阴翳,倒应上了书上说的“嘉木清圆,树荫好凉”。

我家门前小竹林里,清瘦的笋子依然前仆后继往出钻,个别的,离竹群远得很,仿佛喘着气,喊都喊不回来;大片萱草到了花期,赤金一样的花被举在头顶。孩子们不明究里,以为黄蝶,颠簸着去捉,揪一下,再揪一下,五瓣大花落雪一样簌簌而下,周围的几十朵,也不便过问,依然开得憨痴。

每一个尊贵的凌晨,总是苦于被房前屋后的鸟雀们吵醒,南卧换北卧,依然于事无补,干脆爬起来,也没事可做,索性给露台上的南瓜再浇一遍水,顺便望望黎明前的夜空,慢慢地,天也亮了。去菜市,买点毛豆壳,回到小区,找一处树荫,坐下,一颗一颗剥,漫漫漉漉里,把日子过得淡远些。李商隐写:深居俯夹城,春去夏犹清,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这里的“清”,应作“淡远”解。

天,终于热起来。大人从床顶抽出几张久违的席子,有藜草的,也有篾子的。小孩兴奋头一张一张抱到河里。打开席子,整张铺在河面,小刷子仔仔细细刷,每一处褶皱都不漏掉。夏天用的东西,除了席子,还有竹榻,宽窄尽有,宽的可容两人,窄的为小孩而备。我们同样不辞劳苦,一张一张地,把它们抬到河里洗。

记忆里,一直有麦色的竹榻配金黄的咸鸭蛋这个意象。遥远的七八十年代,每一顿夏天的晚餐,我们都是在门前的院子里完成,以竹榻当桌,四面围上小竹椅。满满一大白铁锅绿豆稀饭蹲候一旁,咸鸭蛋切成薄片,堆在瓷碟里——童年的长夏美丽无匹,可以慰藉一个人很多年。那个年代,没有电扇、空调,屋内闷热,大多选在露天睡眠,小孩子没甚瞌睡,需要看过多少星辰听过多少蛙鸣才能进入梦乡?无尽的星光月色萤火虫,同样可以把一个人日后的梦境照亮一点。

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余年,可惜始终没能学会领略或赏识所谓的文明,秉持的还是一个乡下人的视野与见识,走到植物繁盛之地,会不由自主多停留一阵,并心生喜悦,如同看见长势良好的草坪,第一反映就是——如果用来看放牛该多好哇!

时代的步子不知比动车还要快多少倍,所谓的乡下,是回不去了。在露台上种两棵南瓜一株扁豆,权且算是对乡村日月的致敬,也是对于节气的一种默默回应了。



听风 李陶 摄

## 太阳雨

何诚斌

找十米子,十米子不在。站在屋檐下听十米子老婆说十米子这些年的情况。阳光忽现忽隐,雨忽至忽去。我望着积满了水洼的路,心猛地一震,因为我分明听到一句:“十米子哭了,那一天……”

十米子为他的父亲哭。父亲是养父而不是生父。这一点十米子非常清楚。曾有人特意告诉他亲生父母是谁,指给他看,但十米子没有去认亲。“是养父给了我一切。养父就是父亲!”他曾在一次酒后泪洒婆娑地对我说,“养父就是我的天!有这一方天就行了……”

十米子八十多岁的父亲突然得了老年痴呆症。一天,父亲出门后,半天没回家,出事了!十米子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,大街小巷四处寻找,每个店铺每户人家,每个小巷每个厕所,巴掌大的小镇翻了个底朝天,也没找到父亲。见到我伯伯了吗?他逢人就问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他老婆跟着他一起找。

“他的眼神是那么无奈与痛苦。”十米子的老婆竟对我来了这么一句有修辞意味的话。

后来,有人告诉十米子,遇见过他父亲,但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去了。十米子失魂落魄地跑回家,向所有亲戚打电话询问。到了黄昏,十米子也没得到父亲下落的消息,抱头痛哭起来,怨怪自己把父亲弄丢了!街坊邻居安慰十米子,怎么是你弄丢的呢?是他自己老糊涂走失了,何况这之前他自个儿出门从没出过什么事。

十米子擦拭一下眼泪,冲出小镇,沿着镇边村庄寻找父亲。雨擦着阳光落下来。阳光撞着雨射下来。直到黑暗渐渐包围了十米子和他的老婆。他们到了一个空旷处,大声喊了一会儿。回家后,十米子一夜没合眼,“他陷入恐惧与绝望之中。”她老婆这一句话,又让我的心震了一下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,十米子又出门寻找父亲。有人说,昨天看见一个老人在湖边转悠,会不会掉进水里淹死了?十米子跑到湖边,望着久旱后并不宽阔的水面,大声叫喊父亲,回答他的只有寒鸦声……我的想象开始进行细节的补充,却不影响其真实性。

“他以为老头子真的淹死了,蹲在水边哭个不停。”十米子的老婆说到这里的时候,笑了笑,但不是无意识的笑,而是对

十米子的一种赞许。我望着太阳雨,目光追随雨点,滴下,滴下。

十米子找人下水打捞,没有发现父亲。他嘘了一口气,父亲还活着,天还没有坍塌!父亲到哪里去了呢?十米子疯了一样四处寻找。亲戚朋友邻居也帮他寻找。

那天,十米子的父亲想买一台彩电给再婚的十米子夫妇,他找不到电器商店,接着要回家,可家在西头,他却朝东头走去,一直走着,走了十多里,从洪镇走到了石镜乡,走进了大山里。他慌了,脚步更快了,结果跌进一个坑里。幸好被一个村姑发现了,喊人把老人救了起来,人们问老人家在哪里?十米子的父亲只是哭,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记不清。人们发现这是个神经不正常的老人。好心人继续问老人,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。十米子的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是哪里人,他还说:“我儿子叫十米子……”

当派出所民警通知十米子去认领父亲时,十米子禁不住又哭了,父亲,天啊,你还在!

这些年,我与以前的同事渐渐接触少了,这次顺路来看十米子,却听到十米子寻父的故事,心情变得很沉重。当十米子老婆换一个话题后,我还在想象十米子当时的情景,试图还原完整的情节。就在这时,我听见有人喊我。十米子来了,没有打伞,奔跑着。

我得交代一下,我是顺着人指引,到十米子的小锅炉房找他。工厂破产后,许多人找到了工作,有的人甚至做了一份不错的事业。十米子说,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,上厕所都不会,需要人服侍。本来他也想外出打工,可走不开,只得开个茶水炉维持生计。这时,我突然想起他老婆刚才说的话——“盖房子还欠两万块钱债,我儿子将替我还,他今年退伍,有几万块钱安家费。”十米子和他老婆都是离婚后重组的家庭,没再生孩子。我不得不对十米子说:“你老婆给你带来了好运,房子问题解决了,还开了个茶水炉,总算有个生活来源。”十米子点了点头,欣然一笑,说:“她以前在安庆开过茶水炉……我早就跟你说过,我相信我总有一天会见到阳光的。”

我不禁想,十米子见到了阳光吗?太阳雨还在下,我冒着雨离开了,受邀去小镇一家酒店参加一个宴会。